

琴台
客聚
彥火

後人的包容

徐志摩英年早逝，八十多年後，人們對他種種乖悖不馴行為已逐漸消褪了，倒是對他的文學成就及行止，予以一種肯定和包容的態度。

他的後人如他的兒女、兒孫，都寄以懷念的哀思，包括金庸，在不同的場合，也給予寬容的肯定。

金庸二零零五年九月，接受《明報月刊》記者訪問，金庸曾表示：「徐志摩的夫人張幼儀是當時交通部部長、中國銀行行長張嘉璈（公權）的妹妹，她的另一個哥哥張君勱是著名學者，而她自己也既能幹又有學識，徐志摩與夫人離婚，我舅舅很不贊成，因此在親戚之間，徐志摩不得人心，不獲好評，大家也不與他後來的夫人陸小曼來往。我和徐志摩的關係，到此為止。平時因年紀相差太遠，我只和他的兒子做朋友。」

金庸儘管這樣說，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日，金庸與夫人回到家鄉海寧，特別赴西山公園徐志摩墓前憑弔默哀、獻花，上款寫下「詩人徐志摩」五個大字，落款「表弟金庸敬題」。

徐志摩與張幼儀生的兒子徐積鏞對乃父所為，並無半點怨言，還為其辯護，表示以父親的風采，「相信還有女人要他的」。

這次見到徐志摩的嫡孫徐善曾，在言談中，對祖父也充滿敬慕之情，並不因為他拋棄祖母而心存芥蒂。我相信是後人因了他的才氣而抱持瑕不掩瑜的心態。特別他的孫輩，對祖父的文學成就更是傾佩不已。

記者在探詢徐善曾寫《徐志摩傳》的用心時，他指出：

「祖父在國內很受關注，他的詩集、文集每年都有很多再版。他的全集有好幾個版本。他的傳記也有多種，像韓石山先生的《徐志摩

傳》等，寫得嚴肅而認真。韓先生還主編了《徐志摩評說八十年》一書。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已由嚴家炎先生在他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作出定評。祖父的故事，在中國幾乎人人耳熟能詳。所以，實事求是地講，我這本書是寫給西方世界的讀者看的。」

徐善曾是希望西方的讀者也能像祖父所屬的國度，對祖父有更深徹的了解。

詩人執著他自己的觀點和愛情觀，他在《愛眉小札》中，個人一段句可見一斑：「我恨的是庸凡、平常、瑣細、俗，我愛個性的表現。往往一個人最不願意聽的話，是他最應該聽的話。戀愛是生命的中心與精華，戀愛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戀愛的失敗，是生命的失敗，這是不容疑義的。」

問題是徐志摩所愛的「個性表現」，在世人眼中，並不以為然，甚至認為大逆不道。

（《說徐志摩》之三）



■徐志摩的元配張幼儀：明眸皓齒、氣派大方。（採自徐善曾著：Chasing The Moder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Life of Poet Xu Zhimo）

張兆輝酷吸假桃花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由陳松伶、張兆輝主演的《全職沒女》口碑和收視都理想，張兆輝表示台前幕後合作愉快，暗示或留有伏線開續集。

張兆輝闊別熒幕9年復出，踏入魅力年齡，有男人味，身形保持得好弗，小生進階型男，成為「師奶殺手」。在《全職沒女》中飾演事業型富商「莊富豪」，性格形象設計非常酷，風靡不少女觀眾。有報道指有癡情女粉絲私信他，勾引他上床。

面對假桃花，張兆輝一笑置之，「沒想過『莊富豪』有那麼多人喜歡，不過回到現實生活中，我是張兆輝。其實當初接到劇本，我預計角色給觀眾有極端反應，一是好迷他或極不喜歡他，可能是角色雖酷，卻是個顧家男人，才受女性歡迎。」問太太有否呷醋？張兆輝說：「她說我好運還有人鍾意，又認為要多得她的功勞。不知她有沒有為我感到驕傲，因為太太嫌我懶做運動，身形未達至標準。」

講收身，不得不提女主角陳松伶的減肥妙法。春節期間，我去北京開會，正好她與老公張鐸還在北

京，他們盛情招待我，前陣子，她回來香港替賈思樂「登六」騷拍宣傳海報，我趁機盡「地主之誼」，請她吃晚飯，她說因要噤弗，必須在傍晚六點前吃完晚飯，即是說下午四時便要吃晚飯，平常下午四點是下午茶時間，四點吃晚飯有點匪夷所思，但跟松松（暱稱）識於微時，難得有朋自遠方來，就破例一次。

原來松松幾年前開始覺得自己發胖不少，她覺得作為藝人有責任保持體態，於是決定與老公張鐸一起收身，他們都愛吃，覺得既可以吃又不會肥的最佳方法是傍晚六點後不進食，兩夫婦嚴格遵守，果然狀態大勇。

陳松伶為賈思樂騷拍的海報，穿上大會為她準備一件大露背及腰的晚裝，很骨感，這骨感得來不易，是經過長期忍口的成績。



■張兆輝有男人味，成為「師奶殺手」。而陳松伶減肥有妙法。

由器官捐贈談起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盧寵茂教授帶領的換肝團隊，成功催化市民的善心、政黨的良心，推動了換肝以至器官捐贈的議題。

這是現代醫學最慣常的做法，只要有更多的供求，他們的權力會愈大。無論疫苗、慢性病的藥物（膽固醇藥、降血壓藥），現在到器官捐贈，都是先散播恐懼，再告知你方法，讓人完全相信那是最重要的方法，霸權便由此而來。

有時還可以佔了道德的高地，拿人命來作籌碼，就如藥廠拿你的捐款去買疫苗，然後到第三世界做人類測試一樣。

新聞曾提及：「以現時香港的醫療技術，只有肝和腎可作活體移植，捐贈者亦必須為十八歲以上。而遺體捐贈，只有腦幹死亡人士合資格，心臟停頓死者則不適合，因為器官缺乏血液和氧會迅速衰竭，故他們只能夠捐贈組織，例如皮膚和眼角膜。故此，每年適合遺體器官移植的個案只有80至120宗，當中四至五成死者家屬又反對移植，令捐贈率再打折扣……」

上述最大爭議是腦死是否沒得救，心還在跳，但醫生說腦死了，可以拿器官出來嗎？如今更進一步希望鼓吹活人喜歡捐就捐，明顯會讓現代醫學更走向推崇器官捐贈。

醫生往往會說移植成功，但所謂的成功僅限移植，還未計要吃多久排斥藥物，病人忘記戒口的後果如何，還有之後遇上併發症的機會等等。

我有一位醫護朋友說過，移植一向是最後方法，現在趨勢卻把它變成唯一辦法，某程度有本末倒置的傾向。

可能很多人認為我是小覷了器官移植，但我自己經驗是視網膜問題及早用精油、針灸都有逆轉之機；肝腎用中醫、順勢療法更可以啟動其自愈能力。

我要說的是，不是西醫說沒得救就是沒得救，不是西醫說要移植就可以動用社會上大部分人的器官，不是西醫說移植成功就真的是生命得救的成功——最重要是自己要有敢於說不的勇氣，嘗試去尋找不同的自救方法。

天言
知悉
楊天命

金庸小說人物的命格(下)

上期天命說到，近來由於內地新版《射雕英雄傳》熱播，作為金庸忠實粉絲的我，又對這新版劇集非常喜愛，所以我把書也翻找出來，一邊看書一邊看電視，雙管齊下，忙得不亦樂乎！

金庸筆下的人物，性格完整嚴謹，各有特色之餘，又不會讓讀者感覺浮誇或不切實際。我在上一期專欄寫了個關子：如果根據性格特點、所作所為來為《射雕英雄傳》故事的角色推測命格的話，黃藥師一定是傷官格，歐陽鋒則是七煞格，洪七為劫財格，郭靖則是正印格。一個星期過去了，閣下猜出原因了嗎？且聽天命揭曉！

傷官格的人，在性格方面的表現是恃才傲物。他們往往聰明過人，但視社會規範為無物。大家回想一下，黃藥師是否正是如此？他總是

亦正亦邪，有時覺得他散發出危險或詭秘的氣場，但你又不忍心把他簡單標籤為「大奸大惡的壞人」。

歐陽鋒則是典型的七煞格：心狠手辣，帶有煞氣。最明顯符合的特徵，是他性格的毒辣。洪七則是劫財格，這個命格本身至少有兩個含義：此人能得到群眾支持，而且有钱就會馬上花光。大家回想，洪七身邊從不缺幫手的朋友吧？他是丐幫幫主，人生哲學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吧？

至於主角郭靖是典型的正印格：心地善良，不缺貴人扶持。所謂善良，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心無城府，容易被騙。但正印格的人，一生運氣都不俗，在加上貴人源源不斷的扶持（例如江南七怪等人的助力），即使本身不算最聰明，或甚常被暗中算計，也常常逢凶化吉，甚至因禍得福。

聽听余談詩

涉過落霞暈染的對岸
剪影如少年時的一次爬山遠眺

森林之外 雲煙之上
靠近固然美麗

不如就這麼漂浮着
如深秋天邊的一抹彩虹

在窗前鋪展夕陽的情影
想起16歲的那次夢中奇遇

落紅染上額頭 春色落滿山坡……

詩句清新而優雅，思維深邃而純情，青澀歲月的一次「奇遇」，影響了作者大半生，詩中的「你」，或許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也許是一種意象、一種感覺，令讀者進入二次創作。

日前，筆者在杭州邂逅韓听余，有緣傾聽她對詩歌的一往情深，使我與詩有了一次親密接觸，也激起我心底漸已式微的詩的激情。「中國是世界聞名的『詩的王國』，每個炎黃子孫心中都烙着詩的基因。對我而言，詩歌是一種生活形式，她讓我的生命典雅、精緻、純美、高潔，日子也愈加光鮮、愜意和盎然……」氣質優雅的韓听余開門見山道。她穿戴清新簡潔，眸子明晰而清澈，普通話講得也蠻流利，看得出詩人沉浸在一種深深的幸福之中。她說，雖然身在異國他鄉，她的創作源泉卻從未乾枯，反而隨着年齡的增長而一發不可收拾，近年來更是進入井噴式的黃金期，幾乎每天都有詩作誕生。

我說：「讀您的詩，發現您的作品以情詩為主，而這情詩又可分为兩種，一種是關於戀人之間的情愛，另一種是家國情懷的大愛。你總是用最樸素的語言和意境形象地詮釋真善美，譬如《那麼自私又苛刻地愛着你》，用紛雜新奇的意象營造出愛情的美好、執着和奮力；她還用『你是我用擊吻建立起來的共和國』來形容愛人，深摯中更顯博大！你對祖國和故土的摯愛，則在懷鄉詩中——呈現……」

「馬先生很細心啊，確實如此！我的情詩無論是詠個人之愛還是家國大愛，都是有感而發。我心中總激揚着蓬勃的朝陽和洶湧的波濤，就像登泰山之巔望着噴薄欲出的旭日一樣」韓听余眼眶有點濕潤，動容道：「去國快二十年了，離祖國愈遠，愈是眷戀故土和親人，也愈是憶起青澀年代的懵懂夢想！其實愛情並非小我，是一種更大的情懷，愛的或許不是一個人，而是一件事，一種無法釋義的情感吧！」

我輕輕翻閱她的詩集，雙眸屢屢被一些

惠來人

我是潮州人，潮州話叫女子叫「走仔」。

直到最近看到一本香港潮州商會的會訊，我才知道這個叫「走仔」的來歷。就是說，女的總要嫁出門，總是要走的，所以要叫「走仔」。可見過去潮州人重男輕女的厲害。

因為，男的是勞動力，是家裡的經濟支柱。女的不外養到十七八歲，便要嫁出去的，總是「賠錢貨」。潮汕地少人多，糧食不足，因而早日興起「過番潮」。許多青壯年男人，只好往東南亞跑，特別是去泰國。不少人到了泰國，落葉生根，甚且與泰國少女通婚，生了不少混血兒。當今不少泰國政要，有不少是中泰混血的。

但潮汕人刻苦耐勞，白手興家的不少。跑去東南亞各地的，不少奮鬥有成，成為實業家以及富豪的有的是。當兵打拚成為將軍的也有的是。別的我沒有統計，以我的家鄉惠來縣來說，早年漂洋過海成為富豪的有林連登，從軍出名的有翁照垣。當官的有方乃斌等。

在網上查閱資料，發現惠來縣近年還出現一位靚女演員鄭佳欣，曾接拍第一部電視劇《夢醒五柳柳》開始演藝生涯。後在《小李飛刀》、《啞吧新娘》等嶄露頭角。

還有一位惠來籍的畫家林若熹，現在為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另一位國畫家方土，屬國家一級美術師，廣州畫院院長、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廣州美術學院客座教授、廣州市各界知識分子聯合會副會長。此外，中國羽毛球隊男子雙打的國家隊，也有一位隊員傅海峰，原籍也是惠來。

惠來縣是個窮縣，解放前被評為三等縣，在省內毫不起眼。說是惠來籍人，往往被誤會是惠州（惠陽）人。

但窮則變，變則通。窮縣出身的勇於奮鬥，也出了不少人才。香港還有一位實業家莊天泉，也出身惠來，現擁有豪亞珠寶集團有限公司，深圳豪亞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等等。相信該縣隱形富豪仍有不少。

佳句拽住，如：「思念/越過萬水千山/停在你棲息的岸邊」、「你不知道我的憂傷/正如不了解/樹的孤獨/海的惆悵」、「我想成為你長長的/睫毛/恣意地生長/偶爾彎下高貴的腰/偷偷看一看/你的眼睛」……柔美、生動、清純、雋永，優美得令人震顫，堪稱金句了！而「如果問什麼最讓我期待新年/那就是村口響起父親歸來的腳步」、「故鄉呀/你不是我的情人/你是我對情人的追憶與渴望」、「希望你活得長一些/當你離開的時候/抱着你唱歌」等詩句，則是對親人和鄉愁的最佳詮釋，令人怦然心動，足可聯想起一種意境、一段故事，靈動而飄逸，婉約中不乏率真。

听余也有氣勢磅礴的大風歌和思維深邃的哲理詩，請看她《如泥土一樣統治了宇宙》結句：「怎樣才能獲得你的眷顧/猶如月亮深愛着夜色/你的目光複製了白晝如同太陽令萬物生長」，詩人心中，故鄉好比月亮，祖國如同太陽，故鄉的明月映進遊子的夢鄉，華夏的陽光照亮她前行的旅途！她的那首《詩歌對大地的情懷》更是雋永感人的肺腑之言，大令讀者青睞、朗誦者趨之若鶩，一舉贏得首屆國際城市文學一等獎，著名詩評家朱先樹親自為她頒獎。

听余的目光不啻停留在光鮮亮麗的上層社會，她還關注身處底層的草根一族。她讀到《中國打工詩歌精選》一書，立馬被那些律動的音符所震撼，她看到的不啻是在建築工地和生產線上胼手胝足的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更深入到他們的內心深處。她說：「打工仔們不止為生存背井離鄉，他們也在求發展、追夢想，生活和工作的艱辛還不是最主要的，身份的被藐視和人性的被壓抑，才是極待思考和改進的呀！打工仔用詩歌反映他們真實人生，既是感情發洩，也是與世界對話，這是社會的進步啊！」

彪炳於世的華夏五千年文明史傳承至今，使「文化自信」成為當今中國最響亮的關鍵詞，韓听余堪稱一位身在異國而自覺踐行文化自信的炎黃子孫。听余說，新加坡七成以上國民是中國移民，是全球除中國以外使用漢語最廣泛的國家，華語詩歌在該國文壇佔據重要位置。「我正在籌劃明年春節在獅城舉辦首屆『詩歌春晚』。這是我對華語詩壇和中國文化的一次『感恩之旅』，也是踐行文化自信的一次實驗，我一定努力前行，相信在大家幫助下，我的願景一定會成功！」女詩人自信滿滿道。

又逢512

鵬情
黃里
趙鵬飛

512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嵌入生命中的代碼。

出差或者旅行住酒店，遇到有512的房號，心裡也會一跳。有時候在等電梯時，看到兩部並行的電梯，在相鄰的顯示器上組合出現512，我也會下意识眉頭一皺。排隊等位吃飯，倘若拿到的號碼真的是512，我可能再也不會光顧這間餐廳。

有一次跟朋友自駕去阿壩州旅行。路過映秀，朋友說不如去看看煥然一新的映秀鎮，順便也在那裡休息一下吃個午飯。我坐在副駕駛上，沒有反對，也沒有出聲。朋友只是轉了一下方向盤，車子就拐上了映秀大道。

重建後的映秀鎮，跟四川其他地方的旅遊鎮區相較，並無特別之處。仿藏羌式樣的房子，青磚、黛瓦、粉牆，雙出簷，梯形大窗子。無論年節，家家門口，懸一長串紅燈籠。臨街的房子，都是商鋪。各色川味餐飲，小手工藝品，咖啡館，酒吧，客棧。實在沒什麼胃口，隨便撥拉了幾口米飯，起身跟朋友說，你們慢慢吃，我四處逛逛。

記憶中的樣子，一點都沒有了。我漫無目的四處張望，既小心又膽怯，直到沿着背角的街

道拐了一個彎，奔流如舊的漁子溪彷彿從天而降，記憶一下子都甦醒過來。

（八級地震，天崩地裂，我實在無法回憶，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只好去翻了9年前的日記。）映秀，映秀。

有時候特別痛恨，自己是個記者；有時候也特別痛恨，自己只是個記者。

在戳痛那些遭受苦難重創的靈魂時，常常覺得自己很卑劣。那些妻離子散的人，已經回歸麻木，我的訪問讓他們重新痛苦；那些喪子失夫的人，已經出離了悲傷，我的訪問讓她們再次陷入絕望。職業的尖刻，在災難面前空前的被放大，讓無力感一次次來襲，積攢的堅強顯得如此不堪一擊。

跟並肩一線的同事說，我不怕死，可是我怕死人。走在映秀的街道上，那些已經面目全非、慘狀駭人的屍體讓我在一瞬間失去了記憶，一個人的忍受極限突然地被突破，意識裡率先的反應竟然只有空白，隨即而來的才是木然和通體的冰涼。就這樣繼續走着，目不斜視，視野裡所有的坍塌都成了幻象，不再清晰，不再真實。排山倒海的沉重如潮水，一次又一次打擊着胸腔，使勁撕咬着自己的嘴

唇，極力讓疼痛佔據自己內心全部的陣地……

（映秀鎮是當年汶川地震的震中，也是重災區，數千人在地震中失去生命，我是震後受報館派遣前去採訪的。）

眼前看到的漁子溪，白浪翻滾，還沒有走到河邊，我忽然通體發冷，冰涼的感覺，幾乎是一瞬間擊中了我全部的溫熱。我遇開早已僵硬的雙腿，催促還未吃完飯的朋友們趕快離開。車子開出好遠了，體溫才一點一點升了回來。

不是每一個故地都能重遊。也不是不願意重新去面對，身體的本能反應始終無法自欺欺人。9年過去了，映秀鎮新生的孩子們，已經開始陸陸續續上小學了。而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之前，生於斯長於斯的那些個生命，永遠被留在了史冊上冰冷的數字集合中，像是沒有來過，像是面容模糊。只是每年的5月12日，才會被提起被想起。

痛苦的疤痕看起來很容易淡去，那是因為你只是看客。能遺忘的事情，一定傷你不深。

9年了，留存着地震帶給我的烙印，再也沒有睡過一天懶覺，沒有賴過一分鐘的床。頹廢跟沮喪全部都蒸發，一點點殘骸都沒留下。體會過絕望，才會熱愛生活。